

# 老妈送来小米粥

□刘忠民

春节过后，老妈一反常态地住进了我们家，和她一起住进来的还有一面袋的粮食——小米。小米养胃。我年前得了很重的胃病，什么药都吃，吃了就好，不吃就犯，反反复复把我折腾得够呛。春节回老家里的几天，老妈好饭好菜不停地换着花样，可我却没了胃口，辣的不行、硬的不行、黏的也不行，凉菜、水果也不敢动。看我不停地吃药，老妈就知道我的胃病不轻。爱人也一个劲地检讨，说没有照顾好我。我说，工作太忙，吃饭不及时。大医院都检查了，没啥大事，过段时间就好了。老妈没说什么，只是说了句，胃病得靠养。

当天晚上，老妈就给我熬了小米粥，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喝下，胃顿时温暖舒服了，也不胀了，也不返酸了，也不暖气了，药也懒得吃了，还睡了一个好觉。临走的时候，老妈把家里的一包小米放进车里，嘱咐我每天都要吃上一顿，我含糊糊地

答应了。

回到家里，老妈的话就成了耳边风，继续没日没夜地工作，胃病又犯了。老妈打电话询问，我就搪塞说强多了，后来电话儿子接了，说了实情，老妈就来了。

老妈来了，我们一家子的作息时间都改变了，熬夜睡懒觉的习惯通通不行。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起床，洗漱完毕，平心静气地坐在桌前，一锅热气腾腾的小米粥拉开了早餐的序幕，香喷喷的笨鸡蛋，油汪汪的咸鸭蛋，可口的拌豆腐，让我们对早餐的浆子、油条、豆腐脑什么的产生了嫌弃。一碗粥喝完，浑身是劲，精神十足上班去。老妈不忘叮嘱一句，中午十一点半准时回来，我等你一起吃饭，别让我跟你饿肚子。我告诉老妈，我们十一点半才下班，路上得十五分钟，要是堵车就得二十分钟。老妈说，那就延后二十分钟，总可以了吧。

晚上，老妈也给我规定了时间，不准在外面喝酒。头几天，我按照老妈的规定严格执行，老妈非

常高兴，还别说，我的胃还真好了许多。可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也是公司的事太多，我渐渐不守时了，晚十分八分进门，老妈也没怪罪。最近几天，公司实在太忙，我的胃病不再和我作对，药也扔下了。

这天周五，我开会到晚上七点多还没散。助理进来告诉我，一个老大娘在走廊，说是等他儿子。助理的话大家都听到了，同事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反应。我眨了两下眼睛，忽然跳起来，冲了出去。

走廊的尽头，老妈捧着肚子，静静地站着。我大惊失色，忙问老妈怎么了？

老妈什么也不说，摸摸索索地解开外套，从怀里掏出来一个保温饭盒，送到我下巴处，严肃地说：“你要真像孩子，就给我快吃。”

那是我吃过最甘甜的美食，温度正好，红润的枸杞子，圆润的大枣，又香又甜，还有咸咸的泪水……

后来我才知道，为了给我送饭，老妈没舍得打车，她一路打听，才找到了我的单位，为了防止我可能回家，老妈在家里也为我准备好了一份。“清热解渴，健胃除湿，和胃安眠……”是小米粥的功效。老妈的小米粥比这些功效要强百倍千倍，那浓浓的母爱就这样滋养着我，保护着我，走过春夏秋冬，走过人生四季，直到永远！

(作者系辽宁省岫岩县文学爱好者)

# 听见鸟鸣

○程应峰

## 鸟鸣在上

我以灌木的姿态  
聆听鸟鸣  
没有市声的喧嚣  
只有长长短短的鸣叫  
以清脆自在的情态  
抚慰生命

晨光中的潭水  
如此明净  
潭水边  
有我行走的身影  
水底沉睡的鱼儿  
一个激凌  
便有朵朵涟漪  
深入心灵

竹影婆娑  
潭水澄澈  
水鸟的翅膀拍打宁静  
鸟鸣在上  
阳光倾泻  
山林以固有的魅力  
将鸟鸣的色泽  
渲染得亮丽清新

## 鸟鸣的余音

成双的鸟儿  
以委曲婉转的鸣叫  
诠释忧伤坠落的爱

持鸟枪的少年  
脸上英气浮动  
暗处窥视的黑色枪管  
冷漠而狰狞

谁能料到呢  
少年俊逸的外表下  
隐藏着了一颗不和谐的心

鸟儿鸣叫的余音  
鼓动耳膜  
鼓动心中的不平  
美好生活  
滋养出来的，为什么  
偏偏是麻木无情

(作者系湖北省咸宁市文学爱好者)

□王霞

早春的那些日子，虽然天气还是寒冷，但我就是喜欢在园子里流连。不为别的，就为那小小池塘边的几株老柳。

江南多草木，园子里更是树木种类齐全。唯独喜欢春柳，是故乡情结在心中作祟。

童年生活的北方，是个四季鲜明的地方。尤其是草木，春天明媚妍妍，夏天热情喧闹，秋至五彩斑斓，冬来清冷素洁，你可以毫无障碍地跟上季节的节奏。可是江南就不是这样了。这里的四季，底色都是老绿的，香樟啊、桂树啊、冬青……高高低低的，哪怕是深冬，也都还浓郁着。当然也有一些落叶乔木，比如梧桐、海棠，可是这些大多是高大的乔木，若不抬头仰视，都感受不到它们的存在。只有柳，它不高，相对庞大的树冠垂下细细的千万枝。春夏里是各种层次的绿，过秋入冬的斑斓后，叶子落得干干净净，让你明明白白地知道，这就是冬天啊。但不管如何，它们都离你很近，哪怕有一丝风过，它们也会轻轻飘摇，像是一种邀请。

所以，客居金陵经年，早春时刻，最牵挂的就是这些柳树了。这时候的柳，看上去清冷萧瑟。你牵起一枝，瘦瘦的柳条上一个米粒大的芽苞，硬硬地鼓着。轻轻触摸着，仿佛能感受到内里潜藏着的勃勃生机。这芽苞是压抑，也是保护吧。不过，毕竟是江南的二月，只要留心，就能捕捉到那若有若无的浅浅春意。就说这脚下的草坪，枯黄绿中，一簇簇的清新草芽都探出了小脑袋。要不了多久，几场雨过，就遍是绿茵茵的一片连一片了。

“最是早春好处，草色遥看近却无。”没错，我也是这样觉得，无论南北都应该有这样一个秩序：一年的春好，那草色淡淡映入眼帘，春天的世界就更换了一件漂亮的新衣。于是，一切都在这淡淡柔和的新绿上，一日日地生动、温暖起来。

至于说纳兰性德“多事年年二月风，剪出鹅黄缕”的新柳，即便是江南，也是要稍晚些出现的。总要过了五九六九，才真的可以沿河看

柳。一般这时候，我经常在午后驱车去往江边。防洪堤下，是一片宽阔的湿地，遍生着柳树。此时的柳树，新的芽叶早已冲破了芽壳的保护，青葱的，见风儿长。柳穗还没扬絮，就卧在对生的小柳叶间，像乖巧的蚕儿。站在大堤上，一眼望去，长长的柳树林，嫩绿中染着鹅黄，如轻烟一样迷迷蒙蒙，给澄澈的江水镶上了一道明亮的花边。满眼“扬子江头杨柳春”的我，只有喜悦，根本理解不了“杨花愁杀渡江人”的意境。

春野踏青时，除了渴望遍赏春色，我还喜欢挖野菜。在我看来，田野里这些的草木，承天地雨露阳光，自由地生长，是大自然的恩赐。

初春时的野菜，不论是蒲公英、还是荠菜，虽然口感柔嫩，也是满嘴春天的味道。可是我建议你，留一点耐心。让它们有足够的时间汲取春天的精华，孕育出更浓郁的滋味。于我，这时节的野菜每每让我想起母亲唠叨的往事，心中就总是泛起酸楚，吃在嘴里也总是有丝丝苦涩。

母亲亲历过抗日战争。她说，她小时候兵荒马乱，遇到荒年，生活更是困苦。十年有八年粮食不够吃。人们都盼着开春，春天草根救命粮呢。那些苦苦菜啊，婆婆丁啊，一点点芽芽就被挖走了，连新生的杨树叶都将回家吃了……

想一想，我喜欢草木，就是源自于母亲。孩提时的家园，阔大的院子里满植花草，除了白雪皑皑的冬天，其余的日子都是花团锦簇。虽然没有什么名贵花卉，但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代表。春天有芍药、含笑，夏天是扑啦啦一片的扫帚梅，秋天里各色菊花就成了主角。阳春时节，母亲常常一边浇水一边哼唱评剧的“报花名”：春季里风吹万物生/花红叶绿草青青/桃花艳/杏花浓/杏花茂盛/扑人面的杨花飞满城……听着看着，便觉得那清贫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而在我的心里，草木更有品格、通人情的。它们应季而来，随季而去，从不失信于岁月。

所以呀，早春的日子里，最美的事儿就是去亲近这些草木。它们能让你跟着春天，一步一步地慢慢走，细细地体会时间的流逝，季节的变幻，岁月的脉动。在静默中与草木交心，便能感悟到自然万物的真情。

(作者系江苏省南京市文学爱好者)

# 草木新

公益广告

全民防火 生命至上

森林火灾是森林最危险的敌人

#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严/防/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Forest fires are the most dangerous enemies of forests and the most terrible disasters in forestry. They have the most harmful and devastating consequences for forests. Forest fires not only burn into pieces. Although the science of today's world is moving forward in a different way in January, humans have not yet made long-term progress in overcoming forest fires.

共创文明城市

共建满意枣庄

总编辑 褚洪波